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  
第九十三回 天魚池荷妖買道 走馬嶺黃蝶為仇

三嶺匪人均被三緘化轉，心中大喜。住了幾日，又向前征。時正夏初，疊疊荷錢，風動清波如蝶翅，森森烈日，天含暑氣似爐錘。三緘念念求仙，惟在煉精煉氣，心心向道，慵於觀水觀山。

狐疑見師默然不語，乘機詢曰：「吾師終日沉吟不發一語者，其心在道而有所得乎？抑亦別有所思而得於道外之指乎？」三緘曰：「善哉，子之多疑而辨難也！夫道在一心，心誠則道存，心分則道失。凡古今之求道而得道者，總在心之一誠而已。

誠為天道，思誠為人道，下學上達，不容顛倒。欲盡天人之道，何可分心而別有所思？吾之不語，非不語也，誠吾意而正吾心也。」狐疑曰：「師傅內功，弟子朝夕研求，雖稍解其煉法，何於煉功候心意始能誠正；未煉功候，稍一放縱，每見物而相引耶？」三緘曰：「皆心未純耳。」狐疑曰：「一放頗能速收，奚為收之而又復放？」三緘曰：「放而能收，克己之功也；收而復放，克不勝己也。然皆有觸目引伸之害焉。」狐疑聞此一言，若有會於心而不復問。

雲牙道人曰：「陰雲四合，雷聲隱隱，已聞於南山之陽。如或大雨傾盆，將何以御？」三緘曰：「速覓古剎以避之。」正言談間，只見四面雲生，雷轟雷掣，刁調大作，雨點如丸。

三緘忙展隱身旌，將師徒蓋定，俟驟雨過後，始向坦道而來。

無何，夕陽在山，兼之路滑難進，三緘謂狐疑曰：「前面廚煙生竹，必有農家，爾試踵門，借宿一宵，看可容否？」狐疑得命，飛得而去，不必復言。

卻說天魚池中，有荷妖焉，為首者自號「舞霞仙姑」，以下有名舞雲者，有名舞月者，有名舞星、舞雪、舞日、舞霜、舞露者，皆聽舞霞調用。舞霞此日見一天風雨，池內水溢，魚游朵朵荷花，另添一種鮮色，因謂眾妖曰：「今蒙上天恩施，姊姊精神忽為煥發。得此榮寵，天酒以誌慶幸，可乎？」舞月諸妖同向舞霞拜而言曰：「姊言正合吾意。但不知姊姊宴設何所？」舞霞曰：「池中雖好，住居已慣，無甚奇觀。不若選一高峰，上可以仰視星辰，下可以俯視江水之為愈。」舞月曰：「如是，池東有峰曰『翠螺』，高大平坦，時生雲霧，下臨小溪。溪有一渠，水深莫測，登山而視，其圓如鏡，俗故以『鏡溪』呼之。」言猶未已，舞霞曰：「有此佳山，正好資吾玩賞。妹妹等可速前去，布設停妥。」諸妖聞說，遂統婢女青螺、紫結數十妖姬，乘風直上山巔，化為絕大宮殿，酒廚茶灶樣樣停妥，方命婢女歸迓舞霞。

舞霞出得池中，駕著彩霧，五色俱備，緩緩飛來。諸妖出迎，一擁而入。舞霞目極所化，如王者居址，乃心大喜，曰：「妹妹等道法高妙，化此行宮，刻鳳雕龍，美勝王后之居，真吾不及！」舞月笑曰：「頰勞姊姊護庇，妹等道法皆得諸姊姊。特恐佈置未妥，還望恕之！」舞霞曰：「如此佈置，盡善盡美矣。不識筵席可以備乎？」舞月曰：「酒煮黃粱，肉烹仙鶴，備之已久，只候姊姊入席暢飲焉。」舞霞曰：「如此，可同入席，以盡姊姊之歡。」群妖欣然，依次而坐。

酒逾三盞，舞霞曰：「吾姊姊自修煉成形後，取名於霞、月、雲、露者，以為他日飛升大羅天上成仙預兆也，爾等知乎？」舞月曰：「姊姊志在天仙，可謂高且大矣。妹等則羨人世女嬌得配夫郎，樂效于飛耳。」舞霞曰：「癡婢子，塵心未淨，猶復緣貪世外。爾以為有夫婦者，盡能樂乎？」舞月曰：「夫婦配合，如魚得水，安有樂不樂之分？」舞霞曰：「此中道理，姊不言出，爾等必以夫婦得配，盡享其樂，不知天下男子，每厭故而喜新。爾初為彼婦時，彼則視爾奇珍不啻，久見他婦色美，而其心戀在此，必於爾而是棄。天下之毒丈夫多矣！爾欲樂貪夫婦，設或遇此，將求樂不得，反抱怨難堪矣！」舞月曰：「如為人婦而一味柔順，丈夫即欲棄之，烏忍棄之？」舞霞曰：「世之丈夫，其用意居心多為婦人所不解。」舞月曰：「如何？」舞霞曰：「吾有四語，為爾誦之：『妻顏美處羨他人，暗歎西施兩不分；誰識丈夫無眼目，反從醜婦說情深。』此不解之說也。」舞月曰：「天下豈盡丈夫毒乎？」舞霞曰：「亦有婦女毒心在抱，而謀殺丈夫者，大抵皆一淫字誤之。若我姊姊，千磨百折，費盡多少辛苦，乃能化作人形，切毋復墜冤坑，貪及紅塵夫婦樂事！如能遇得仙子，講明道旨，朝夕煉修，以成一大羅天仙，方遂吾等之願。所恨者姊姊無緣，不得面晤仙子耳！」舞雲曰：「仙子行蹤，若何可見？」舞霞曰：「凡上界仙真所經過處，必有祥雲護繞。至於下界將成未成仙子，所游地面，必有一股清氣直豎半空。」舞雲曰：「若然，吾等方上山頂，妹見清氣一股，由西而北焉。」舞霞曰：「此必道中之士假雲遊以賣道者，吾姊妹須騰空視之！」言已，乘風直到空際，用目視去，果見三緘師徒陸續前進，清氣繞於天半。

舞霞俯視多時，喜而言曰：「吾姊妹道有所習矣！」舞月曰：「姊姊何言道有所習哉？」舞霞曰：「吾觀道士長途奔走，不暇他顧者，意在急求所在以棲止也。然是地荒涼，古剎無多，惟柯華觀中可以下榻，今夜道士定住於此。待至明日，吾等化作人間婦女，游至觀內，苦祈拜入門下，懇傳大道。爾諾，妹妹願去者隨之，不願去者聽之。」言訖，妖風按落，墜於魚池。

次早，舞霞晨妝已畢，問諸同類曰：「昨日所言求道一事，願隨為姊者，此其時矣。」只見舞雲、舞月嘻笑而前曰：「吾願隨姊至柯華觀焉。」其餘諸妖，但不願去。舞霞歎曰：「求道惟看霞月雲，可知戀道不多人；待至道成化口裡，又來自悔未同群。」歎罷，乃向諸妖曰：「爾等不願求道，須守我平日規矩，不可於是池外擾害生靈！」諸妖應曰：「姊言如是，吾等敢不謹遵！」舞霞囑咐畢，即偕舞雲、舞月，乘風而至柯華觀。輕移蓮步，不疾不徐，才攜楮財，欲於觀中假意焚香，以探入道之徑。

不料走馬嶺有一黃蝶，修成人體，素知荷妖貌美，久欲得一以為配，而來得其便。恰於此日乘風出洞，閒遊空際，遙見荷花姊姊化為民間婦女，竟向柯華觀而來。黃蝶喜甚，扭身化作男子，手持白扇，搖搖擺擺，亦來是觀焉。舞霞三妖剛進觀門，黃蝶逞步上前，揖而言曰：「姊姊等何日而來？」舞霞曰：「男女不相贈答，瓜田李下，嫌疑應避也。妾觀爾似讀書種子，豈未知古人之言乎？」黃蝶曰：「古人之言，今何必效？」舞霞曰：「今不效古，則弗守義守貞矣，成何世界！妾民間女也，爾誤以為落花生者流耶？如不速速他行，恐妾家男子知之，立斃爾命！」黃蝶笑曰：「民女當居居室，何得處於魚池爾。」

毋誑吾，吾因爾妖姬可愛，特來求一以為配。如允則美，否則，脫茲虎口，有難焉者！」舞霞曰：「爾不畏國法耶？」黃蝶曰：「吾輩乃山水妖屬，國法其奈之何？」舞霞曰：「爾不畏國法，獨不畏天律乎？」黃蝶曰：「以妖物害生靈，天律在所不宥，以妖男配妖女，天律烏得而加之？」言已，展開兩袖，阻著去路。舞霞姊妹意欲躲過其袖而走，孰知此袖愈展愈大，輕輕一舉，風勁如弓。舞霞、舞月、舞雲見得黃蝶如此之厲，向空飛去，乘風而遁，又被黃蝶追逐。霎時狂風亂卷，天地昏黑。

三緘率諸弟子在柯華觀內，忽聽風聲大震，走石飛沙，野霧蒙蒙，東西莫辨，心裡暗計：「是必妖物相鬥空中。」忙命狐疑出觀視之。狐疑乘風空際一望，乃見二妖女戰一男妖。男妖道法無他，惟兩袖長大。女妖累被袖搥，倒下雲頭者數次，看看力難支持。狐疑舉劍而前，以鬥黃蝶。黃蝶吼曰：「吾與女妖相鬥，與爾無干。爾為誰？毋於分外結仇也！」狐疑子是謂諸女妖曰：「爾等俱屬妖侶，何相爭戰，以至於斯？」女妖曰：「妾乃天魚池荷花修成，恨無仙師傅以大道。昨日姊妹宴設翠螺，瞥見清氣凌空，知是仙真臨凡闡道。姊妹計議，同來探訪。不意剛到觀下，是妖阻住去路，且以不入耳之語來相爭答。妾等不服，故相鬥於此。」狐疑聞說，怒問黃蝶曰：「爾念貪淫，妖姬念在求道，是妖姬之念正，而爾念邪也。以正伏邪，邪又安能亂正哉？據吾言之，男妖不得以非禮而路阻妖女，而女不得以非禮之拒而力戰不已，不若隨吾至觀，拜吾師而習道焉。他日大道習成，仙境同登，悠游天上，較諸爾輩身為妖部、久處卑污者，孰得孰失耶？」黃蝶聽之，若不服於乃心，忿恨而去。狐疑曰：「是妖聞吾勸諭，反生忿恨，以其居心太毒，而絕無善根也。何意毒心人聞善言以如仇，見善書而欲碎乎？人物皆有是心，所以仙子臨凡，欲化導庸愚以積外功者之難也！幸而人類亦有善根不絕如妖姬者，不然，幾使天下盡蛇蠍類耳。」歎息逾時，轉見三女妖尚且挺立以待。狐疑曰：「吾既解爾危矣，爾胡不歸？」舞霞曰：「聞道士言及仙子臨凡闡道，吾姊妹不揣固陋，願附驥尾，以拜門牆。」狐疑曰：「爾等既有是心，可隨吾去。」舞霞姊妹遂與狐疑駕風而去，墜於觀外。狐疑入觀，將三妖來由細稟三緘。三緘大喜，命之入見。三妖

入，伏地求道。

三緘曰：「爾求大道，是爾有道根也。吾今收爾，須兼程以進，切毋止於半途。」三妖齊聲曰：「如背師言，難逃雷擊！」三緘叫起，傳之一二，又取舞霞為「餐霞道姑」，舞雲為「衣雲道姑」，舞月為「弄月道姑」。三妖得了道號，即於此隨師雲遊。

惟黃蝶心中忿恨荷妖將已得手，忽為狐疑阻滯，回洞歇定，即命駕下妖卒往搬蠍虎，欲於是夜入觀，以斃諸道士焉。